

清代书院学生名额制度及其变迁

—以湖南为中心的考察—*

刘 明**

- 一、书院名额制度的出现
- 二、考课制度主导下膏火额、奖赏额的泛化
- 三、“随课膏奖”的风行与固定生额的重现
- 四、余论

【中文摘要】

清初书院沿袭明代讲学之风,限于书院斋舍等条件,书院肄业规模较小且稳定,并无生徒名额制度。随着书院膏奖之制的发展,书院开始出现膏火额、奖赏额。膏奖之制又与住院肄业相结合,从而出现书院固定生额。随着考课逐渐成为书院主导性制度,书院的名额制度呈现固定生额、膏火额、常课奖赏额等并存的形式。“额外”之制流行开来,“随课膏奖”、专课奖赏额也开始出现。及至晚清,“随课膏奖”之制以及专课奖赏额流行开来,“额外”之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新式书院的出现也使得书院生徒名额制度出现了新的变化。湖南为清代书院发展的重心区域,以湖南为中心厘清清代书院生徒名额制度及其变化,对于解答何为书院肄业、如何确定书院肄业生、如何确定书院肄业生徒规模等问题都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名额制度 膏火额 常课奖赏额 专课奖赏额 随课膏奖

* 이 논문은 2019년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연구재단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임(NRF-2019S1A5C2A02082813).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近代社会史研究(liumingwtt@126.com)

【국문초록】

청대 서원 학생 정원(名額) 제도 및 그 변천

-호남(湖南) 지역을 중심으로-

유명(劉明)

청대 초기 서원은 명대의 강학 풍조를 계승하였다. 서원의 재사(齋舍)와 같은 환경적 제한으로 인해, 서원의 졸업 규모는 비교적 적으면서도 안정적이었기에 생도의 정원에 관한 제도는 없었다. 서원의 고장(膏獎) 제도의 발전에 힘입어, 고화액(膏火額), 장상액(獎賞額) 제도가 출현하였다. 고장 제도는 또한 고정생액(固定生額), 고화액(膏火額), 상과장상(常課獎賞) 등으로 겸비되었다. ‘액외(額外)’ 제도 또한 유행하기 시작하였으며, ‘수과고장(隨課膏獎)’, 전과장상액(專課獎賞額) 또한 출현하기 시작했다. 청대 말기에 이르러, ‘수과고장’ 제도 및 전과장상액 제도가 유행하면서 ‘액외’ 규모 또한 지속 확장되었다. 이와 동시에, 신식 서원의 출현 또한 서원의 생도 정원 제도에 새로운 변화를 가져다주었다. 호남은 청대 서원 발전에 있어 중심 지역으로서, 호남을 중심으로 청대 서원의 생도 정원 제도 및 그 변화를 파악해보는다면 서원의 학습 이수가 어떻게 이루어졌는지, 그리고 서원의 졸업생을 어떻게 확정하였는지, 심지어 서원 졸업생의 규모를 어떻게 특정하였는지 등의 의문에 대한 의미 있는 답안을 도출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주제어 : 정원제도(名額制度), 고화액(膏火額), 상과장상액(常課獎賞額), 전과장상액(專課獎賞額), 수과고장(隨課膏獎)

书院生徒名额制度指的是书院根据斋舍规模、经费等因素来确定录取生徒数额的制度, 名额制度及实践为探讨书院之教育活动、成效及影响的基本立足点。以湖南书院而论, 如何解释欧阳厚均掌教岳麓书院, 弟子三千余; 周玉麟掌教城南、求忠、岳麓书院, “与弟子藉者数千人”等史实¹如何理解关于陶澍、黄兴是否为岳麓书院学生的争论²?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与书院生徒名额制度密切相关。然长期以来, 学界的既有研究多未深究³, 因而谬误频出⁴ 456-458, 此种情形迫切需要厘清。

清代书院以“教养相资”为重要之特色, “教”以讲学、考课等制, “养”则以膏奖之制, 皆为决定书院生额之基本因素。清初书院沿袭明代讲学之风, 并无名额制度, 其肄业规模的限制性条件主要为书院斋舍。随着书院膏奖之制的不断健全⁵, 膏火额、常课奖赏额开始出现, 书院膏奖之制又与住院肄业相结合, 书院固定生额也开始出现。清代中期, 书院逐渐形成了以考课为主导性制度, 以考课式书院为主流型式之情形。在此情形下, 书院大抵以甄别取

1 杨布生(1986), 岳麓书院山长考.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 223.

2 陶用舒(2001), 陶澍是否岳麓书院的学生[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7-28; 东华(2001), 黄兴是否岳麓书院学生[J]. 益阳师专学报, : 86-87.

3 班书阁在(1935), 《书院生徒考》一文中考察了书院“肄业生徒之定额”, 认为书院生童正·副各课之额数, “则各视其地址人才经费而制宜, 非定而不移者”。班书阁也注意到了表示“月课等次之高下”的超等·特等以及上取·中取与书院正课·副课的差别, 认为两者不能等同, 然并无进一步的探讨。班书阁, 《书院生徒考》, 女师学院期刊[J]: 1-22.

4 如杨念群根据诂经精舍及南菁书院规制中之额数及书院课艺集之情形进行分析, 认为“按照最理想的状态估计, 诂经精舍与南菁书院招收生员的总数相加仅2200-3000人”, 并且将之与江浙地区生员数目作比较, 因而认为“专以经古为业的士子人数在江浙区域学术圈的覆盖面仍相当有限”。杨念群(2011), 儒家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 北京: 三联书店.

5 书院膏火之制源自官学供廩养士之制, 书院膏火之设, 原为住院者聊助薪水灯油之费, 后代称书院发给肄业生徒的各项固定津贴, 其形式包括膏火银·膏火钱·膏火米等等, 其等第则多以正课·附课(副课)别之。奖赏, 又称花红, 本指士子中举或中进士之后的奖赏, 书院奖赏则指考课录取后之奖赏, 其等第多以超等·特等·一等别之。

录定一年之膏火等第,称“常年膏奖”,而书院常课则另有奖赏,由书院日常经费保证并有常课奖赏额。此外,书院临时性的小课、加课、特课等考课形式则有专项经费保证并有专课奖赏额。及至晚清,“随课膏奖”,“即以一课之优绌,定奖银之等差”⁶的制度形式愈益普遍,“额外”之规模不断扩大,专课奖赏额也愈益普遍。与此同时,新式书院的出现也使得书院生徒名额制度出现了新的变化。书院住院、考课、膏火、奖赏等制及其实践之中的诸多情形共同形塑了不同书院的固定生额、膏火额(亦称课额)、常课奖赏额、专课奖赏额等诸多名额制度形式,而因书院肄业生徒又有“额外”等其他类型,故而书院肄业形式类型多样,实际书院肄业规模亦往往与此类名额大相径庭。

一、书院名额制度的出现

清初书院之兴复以湖南衡阳石鼓书院为早。顺治十四年,偏沅巡抚袁廊宇请求重修石鼓书院,得清廷允准。书院有生徒肄业则迟至“康熙七年,知府张奇勋于大观楼崇台之下立号舍二十余间,拔衡士雋者肄业其中,每月两试之”⁷,则生徒住院肄业且有考课之制。康熙二十四年,偏沅巡抚丁思孔主持修复岳麓书院,“招致生徒肄业其中,设膳汽廩,每月课试者三,手自丹黄甲乙之,为多士劝。越丙寅,而高明、中庸诸亭又成,藏修有所,游息有寄”,“捐俸购田三百余亩以资膏火”⁸。则其时书院已有考课、膏火之制,生徒住院肄业,肄业规模大抵由斋舍而定,亦无名额制度。湘潭县昭潭书院建于康熙

6 (清)张亨嘉等撰(2012),邓洪波,马友斌,蒋紫云校点.校经书院志略[M].长沙:岳麓书社,155.

7 (清)李扬华撰(2012),邓洪波,刘文莉校点.国朝石鼓书院志[M].长沙:岳麓书社,212.

8 (清)赵宁纂修(2011),邓洪波,谢丰点校.新修岳麓书院志[M].长沙:岳麓书社,431.

五十九年，聂涛于乾隆十一年及二十一年两次掌教书院，书院有讲书、讲课、祭祀等制，山长、生徒皆住院，亦无名额制度，肄业规模则“不下数百十人”。聂涛掌教情形：

春初入院，冬杪解席。《四书集注》逐字讲授，岁必一周。《五经》、《纲鉴》、《性理》、《近思录》，以次讲解，尤耽耽于《小学》一书。夜授古文时艺，手自批点，一堂歌诵，常至夜分。月定五课，俱在讲堂。鸡鸣即起，日昃缴卷。四书文一、经解一、诗一，寒暑昼夜，批改不倦。所取不拘一律，惟以理法为宗。发卷序齿为先后，标其优者，用资观摩。…朱、张、胡、真四贤祠近在院右，时率诸生入谒，以振其志气。…出必告，反必面。有告归省亲者，无不欣允。…自先生来主讲席，每年肄业者不下数百十人，相亲相敬，严惮自生。⁹

湖南最早出现的书院名额为膏火额、奖赏额，其中以永兴县安陵书院为早。该书院为乾隆十八年知县康锡侯建，“就县署东构讲堂学舍二十余间”，“有书院而无膏火”。乾隆二十六年沈维基定规，书院甄别取录内、外肄业生，其中膏火额为“生员五名，童生五名”，“入内肄业册，每名月给稻谷五斗。”其余生童则列入“外肄业册”。其奖赏额为五名，每月十八日知县课试考取，各有纸笔奖励。“内肄业生童有学业荒疏者，降隶外肄业。外肄业生童有学业精进者，迁入内肄业。其有连三次诗文荒谬者除名。”¹⁰ 则书院虽肄业规模有数十人之多，而膏火额、奖赏额有限。此类内、外肄业及膏火之制源自国子监之制。¹¹

书院名额制度的出现必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书院育才的规模，因此祁阳县文昌书院于乾隆二十七年出现了“额外”之名额。通过甄别将生童分为内肄业、外肄业、额外三等，膏火额四十名，其中内肄业二十名，“每月膏火银三钱，薪水谷三斗”；外肄业二十名，“每月给纸笔银二钱”；额外则不定额，允

9 朱廷模(2012), 昭潭书院学约记。见邓洪波. 湖南书院史稿[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685-686.

10 乾隆永兴县志[M] 卷二营建(三).

11 如李蔭在定文昌书院规制时即明确宣称仿照太学内、外肄业之制，见同治祁阳县志[M] 卷之十九学校(下).

许参加书院考课。¹²乾隆三十六年昭潭书院定规,“生员正课十名,每名月给膏火银一两,奖赏五名。童生正课二十名,每名月给膏火银八钱,奖赏十名。”¹³“有已经考取在外肄业者,仍准予会期附课。一月三课必须亲到,不到者不收卷”。¹⁴此种“额外”的肄业形式在考课成为书院主导制度后逐渐流行开来。

随着书院膏奖之制的不断健全,¹⁵书院膏奖之制与住院肄业相结合,书院开始出现固定生额之制,其中以岳麓、城南书院为早。乾隆二十八年巡抚陈宏谋整顿两书院,岳麓书院定规,肄业生徒由各属保送或学政考取移送,“其零星赴辕求取者,一概不准”。生徒分正课、附课,“正课五十名,附课二十名”,“乡试之年,增正课二十名,附课十名。”正课生员每名每月给银一两、食米三斗。附课生员每月课期二次,给纸笔银五钱,应一课者减半,不赴课者不给,且无食米,则膏火额为正课之额数,而正课、附课相加为书院固定生额。此外,书院官、师课“毋论正课、附课,凡考前列,一体奖赏。一等不过五六名,二等倍之”,此为奖赏额。生徒须住院肄业,有考课、讲书、祭祀等制,“诸生告假,登记簿籍”,诸生须立功课簿。¹⁶城南书院则仅有正课,膏火额正课生员

12 同治祁阳县志[M] 卷之十九学校(下)。

13 张云璈. 详定昭潭书院章程. 见邓洪波. 湖南书院史稿, 690.

14 潘世晓. 昭潭书院学约八条. 见邓洪波. 湖南书院史稿, 686.

15 对于大多数书院特别是县级书院来说,膏火奖赏之制的健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安化县崇文书院创设于康熙三十一年,后迭次修缮,官绅亦迭有捐助,“书院租谷课钱盖归馆师,而生童肄业者尚无膏火”。乾隆四十一年,官绅开始谋划膏火之资,多方筹资并陆续购置田产,至嘉庆十五年合计每年可得“租谷二十石”,其中“抽出谷四石帮火夫薪水之资”,其余充为膏火,而奖赏则无。道光十六年,陶澍捐置水田五十亩,每年租谷八十石,其中二十石作为主讲薪资,其余六十石以十月计算,每月谷六石为考列上等生童,分别给予奖赏。嘉庆安化县志[M] 卷之七学校;同治安化县志[M] 卷十八公田。当然亦有书院建院之初即经费充足,此类书院大多级别较高,如常德府朗江书院创设于乾隆十六年,存膏火银八千七百五十两,发典生息,“每年一分二厘行息,共得息银一千零五两十两,为师生修膳膏火之资”,“每岁取正课生童四十名,附课生童四十名。嘉庆常德府志[M] 卷十五学校考;同治武陵县志[M] 卷之二十二学校志。

16 陈宏谋(2016),岳麓·城南二书院条规. 见王晓天. 新发现〈岳麓·城南二书院条规〉及其价值[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34-140.

二十名,童生二十名,生员肄业期内每月给膏火银八钱,童生每名每月给膏火银六钱,均每名月给食米三斗,则膏火额即为固定生额。此外,书院官、师课取“一等一二名,二等倍之”,此为奖赏额。¹⁷宁乡县玉潭书院亦采此制,乾隆四十二年书院始添设膏火之制,“议每月每名给银四钱,以二十名为定”,诸生皆须住院肄业,规制极为严格,除每日日程、考课等之外,还严格要求生徒住院肄业。¹⁸

二、考课制度主导下膏火额、奖赏额的泛化

自乾隆晚期以来,考课逐渐发展为书院主导性制度,书院住院肄业的形势已经颇为严峻。¹⁹嘉道年间,采取固定生额之制,要求生徒必须住院肄业的书院愈益减少,仅有如安仁县宜溪书院、醴陵县渌江书院等。宜溪书院约嘉庆十三年定书院条规及经费章程,“书院定额正课童生十二名,附课童生二十名,候本县考取送学肄业,”“正课生童,每一名月给膏火钱六百文。附课生童,每一名月给膏火钱三百文。”书院有考课、讲书、功课簿等制,并严格要求生徒住院肄业,“凡告假、销假,均向掌教登簿稽考。不登簿告假而擅出者,以犯规扶出。”²⁰渌江书院道光九年迁建于西山,书院斋舍有六间,“生童住斋者近六十人”²¹,“肄业只论居斋,不拘考取”,书院膏火经费由生童“自管自

17 陈宏谋(2016),《岳麓·城南二书院条规》,见王晓天:《新发现〈岳麓·城南二书院条规〉及其价值》,《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18 周在炽(1995),《玉潭书院志》,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M](四),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535-536,551-552,565。

19 道光元年湖南布政使程祖洛称城南书院自乾隆十年重建于南门内都司废署以来,“乃七十餘年以来,生童肄业者多而潜修者少”,“从前颇有借肄业之名,朋类相从,多为非法者,是以实学潜修之士,虽入院课而不居业其中。(清)余正煥·左辅撰;邓洪波·梁洋·李芳校点,《城南书院志》[M],长沙:岳麓书社,2012。

20 同治安仁县志[M] 卷之六学校·书院。

21 左宗棠(2014),答周汝光,《左宗棠集》[M]第十册,长沙:岳麓书社,5。

分”，“历年肄业童生及生监居斋者，彼此通融收取，毋论生童，总照人数分给”，则书院按照住斋名额均分膏火。²²道光十一年改章，要求不能住斋肄业之生童不必参加甄别。生童定额共八十名，生监正取十名，附取十名。童生正、附各取三十名。甄别课未被取录之生童，“仍按其文理优劣，挨次填榜，无论人数多寡，统列额外附课”。此外，“未预甄别而愿住院肄业者”，若斋舍有空余，亦可入院肄业。书院规制严正，生童须住院肄业，有门禁、请假等制，且要求生童“生童各立功课簿一本”，记录每日学习情况。另有考课之制，住院肄业之正、附生童可根据累计考课等第分给膏火。²³

越来越多的书院逐渐取消了生徒必须住院肄业的限制，仅将住院肄业作为区别肄业生徒之待遇的一个重要依据，从而鼓励生徒住院肄业，然其重要性也不断降低。²⁴54书院的名额制度则呈现固定生额、膏火额、奖赏额等并存的形式。龙阳县龙池书院创设于嘉庆三年，定规每年十二月甄别收录生员四十名，童生四十名。次年启馆后每月考课，分别正、副课给予膏火。“书院膏火生员正课二十名，每名钱一千文。副课二十名，每名钱五百文。童生正课二十名，每名钱一千文。副课二十名，每名钱五百文。其正、副课均以每月初三日官课为定。”此为膏火额。此外，又有奖赏额，“每课奖赏额定生员前六名，童生前四名，均给予奖赏钱各二百文。”书院倡导生徒住院肄业，“如在外肄业，并非在院居住者，虽考列正、副课，只给一半膏火。”²⁵芷江县秀水书院道光十七年定条规，生员取正课十名，备取十五名。童生取正课十名

22 定书院规条公禀。文蔚起等修，刘青藜等纂。涑江书院志[M] 卷首，光绪三年刻本。

23 书院膏火规条。文蔚起等修，刘青藜等纂。涑江书院志[M] 卷首，光绪三年刻本。

24 道光年间，岳麓书院迫于形势更改了正·附课生监必须住斋的规定，不住斋者亦给以膏火，甄别课人数由“不满千人”激增为“三四千人”，“外侈声华之盛，内结奔竞之缘，百弊丛生，而寒畯之所苦者多矣。咸丰十年，有士子上书希望能恢复陈宏谋所定住院肄业之旧制。（清）丁善庆纂辑，邓洪波校点。长沙岳麓书院续志。长沙：岳麓书社，2011。

25 光绪重修龙阳县志[M] 卷之十二学校·书院。

外,备取十五名,此为固定生额。正课额数为膏火额,生员正课每名给银三泉,童生正课每名给银三泉,考课则则另有奖赏额。²⁶

清中期,采用“额外”之制的书院愈益普遍,书院“额外”之肄业形式愈益扩大,此名额之肄业生不享受膏火,有考课之资格。如嘉庆二十五年,凤凰厅敬修书院定规,每年十一月考录厅属生童,“肄业生员正课十六名,附课十六名,童生正课二十名,附课二十名,额外附课不限额数。”²⁷1236-1237道光三年,城南书院甄别,取列不给膏火之额外附课生童数十名,允许其在院读书。²⁸16“随课膏奖”之制(即以每月考课成绩定生徒膏火、奖赏)在湖南书院愈益流行开来,龙阳县龙池书院于湖南书院中较早采取“随课膏奖”之制,书院创设于嘉庆三年,定规每年十二月甄别收录生员四十名,童生四十名,此为固定生额。次年启馆后每月考课,分别正、副课给予膏火。其正、副课均以每月初三日官课为定。²⁹专课奖赏额于道光年间出现,其中以浏阳县狮山书院为早,“每月逢八由院长别设一课,以经解、策论、诗赋各体命题,随取数多寡,照逢三馆课发奖”³⁰,此名额的出现书院考课内容及形式的转变有极大的关系。

三、“随课膏奖”的风行与固定生额的重现

晚清为湖南书院制度及学风剧烈变迁的时代,“随课膏奖”之制愈益普遍的流行开来,浏阳洞溪书院同治初年定规,由县“取录生监正课五名,副课五名,童生正课十名,副课二十名,一体送院肄业。”“正课发米三斗,钱六百文;副课发米三斗,不发钱”。书院一年内共发膏火八个月,第一个月“即依县取次

26 同治芷江县志[M] 卷十二书院。

27 袁廷极.敬修书院条规.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

28 (清)余正焕,左辅撰;邓洪波,梁洋,李芳校点.城南书院志[M]。

29 光绪重修龙阳县志[M] 卷之十二学校·书院。

30 (清)萧振声等纂修.浏东狮山书院志.中国历代书院志[M], 723。

第,发一月膏火”之外,其余七个月则由山长每月二十三日堂课甄别正、副。此外,每月初三、十三课专设有奖赏额,生监奖超等五名,童生奖上卷十名。未经甄别者亦可来院肄业,但无膏火而可升降。³¹宁乡云山书院于同治四年定规,“肄业生童,每月由官课评定正、附。”“生监正课五名,每名每月米三斗,膏火钱一串;附课五名,每名每月膏火钱八百文。童生正课三十名,每名每月米三斗,膏火钱八百文;附课三十名,每名每月膏火钱六百元。”“又推广正课十名,每名每月膏火钱八百文,向由地方官捐廉按发。”另有师课奖赏额,每月钱八串,“由院长局试酌奖,课卷由首事备办。”³²

石鼓书院章程于光绪六年改为“随课膏奖”,然“录名以初课为定,无者不准应课”,甚至取消了膏火额,“应将师课奖赏亦照官课一律,其额数不必限定各四十名,或佳卷多即多取数名,劣卷多即少取数名,总以每课五十千为准,于五十千中变通办理。”³³岳麓、城南、求忠,光绪十八年以前,“凡取正、附课者,得一年膏火;月课则无正、附、额外名目,但分超、特、一等。初次抚院月课,非甄别曾取额外者,不得应;自藩司以下各官课,则不必曾取额外,从宽破格,一体与应得奖。”即以甄别定膏火,以考课等第定奖赏。光绪十九年,三书院改制,“岁首一考,仍名‘甄别’,有膏火,无奖赏。自后每月一课,虽名‘月课’,而等第皆以正、附、额外差别,有膏火,并有奖赏。抚课非取甄别者仍不得应;而自抚课起,挨次投考,挨次酌取,若补甄别者。”³⁴甄别仅定一课之膏火及抚课之资格,其余月课则定各月之膏火、奖赏。

专课奖赏额也愈益普遍。浏阳县洞溪书院同治初年定规,每月十八经古课,院长兼出四书题,但时文不给赏。古学、经学、史学、算学卷内外前列,照逢三课奖赏,即生监奖超等五名,童生奖上卷十名。³⁵湘潭县昭潭书院于

31 洞溪书院章程,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M],1146-1148

32 云山书院章程,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M],1138

33 (清)李扬华撰;邓洪波·刘文莉校点:《国朝石鼓书院志》,第224-228页。

34 (清)余正煥·左辅撰;邓洪波·梁洋·李芳校点:《城南书院志》,第138-139页。

35 《洞溪书院章程》,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第1147页。

同治年间以书院余谷二百石增经课奖额,“岁四课,每课奖谷四十石,余四十石以供校阅者代脩贄焉。”³⁶光绪十一年,新宁县“邑绅议以金城书院另聘山长,专课经义诗古文辞,并增设膏火奖赏有差,其生童正副课额皆以十名为段。”³⁷光绪十九年,玉潭书院创设经课,周达武“捐置经课田业,合之县人所捐,岁租共五百石,作经课奖金”,称“泐水校经堂”。³⁸光绪二十二年,岳麓书院改课,官课仍课八股试贴,院长月课改为经、史、掌故、算学、译学五门,其中经、史、掌故由院长自行督课,延续考课之法,亦近于专课。³⁹城南书院与此类似,光绪二十四年抚宪批准,城南书院每月官课,“仿照经济特科,以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六门命题山长馆课,仍课四书文,兼课时务等题。”⁴⁰

由于各类复杂的名额制度,书院生徒的肄业形式也更加多样。同治年间,岳麓书院生徒已有有正课、附课、额外附课、自备膏火注册肄业四类。⁴¹石鼓书院于同治十一年定规,生员正课二十名、副课二十名,童生正课二十名、副课二十名,额外附课生童均无定额。“正课生员月发膏火钱一千文,住斋者月发米一斗;附课月发膏火钱八百文,无米;正课童生月发膏火钱八百文,住斋者月发米一斗;附课月发膏火钱六百文,无米。”额外附课无膏火,但可补缺,“官、师两课,如生员取超等两次,童生取上取两次,监院记名,俟正副课有缺出,挨次拔补。”此外,“生童或距城较远不及考甄别者,准其陆续赴监院报明,随时收课。其取列高等者,一体给奖。”若斋舍有空余,“有愿自

36 光绪湘潭县志[M] 卷七祀典。

37 光绪新宁县志[M] 卷十五学校志。

38 民国宁乡县志[M]之故事编第四书院。

39 (清)王先谦辑;邓洪波、杨代春点校。岳麓书院记事录存[M], 723-724。

40 肄业城南书院附生宋璞等稟请酌改城南书院课程并严立学规稟批[J]. 湘报(48)。

41 光绪年间岳麓书院额外录取规模,光绪十八年取额外三百名,光绪二十二年取录额外五百名,二十三年逢科场年取录额外千名,二十四年照二十二年成案,取录五百名。(清)余正煊、左辅撰;邓洪波、梁洋、李芳校点。城南书院志。长沙:岳麓书社, 2012, 138-139; (清)周玉麟辑,邓洪波校点。岳麓书院续志补编。长沙:岳麓书社, 2011, 700。

备资斧搬入耆，亦准其赴监院报明，入院肄业。”⁴²2书院肄业生徒实际上有正课、副课、额外附课及随课投考四类。

晚清湖南新式书院以校经书院、浏阳算学馆为典型，新式书院改变了考课的主导性制度的地位，新式书院多强调住院肄业，采取考课、讲学、日记札记等多种教学法，由于书院主导性制度的变迁，其名额制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同一书院，一方面存在着接近西式学堂的固定生额之制，另一方面又有类似书院之其他名额制度。

光绪十六年，学政张亨嘉将湘水校经堂改名校经书院，书院有严格的祭祀、考课、日记、住院等日常管理制度，⁴³生徒名额为四十四名，其中商籍六名，“每名月给膏火银八两”，三年一易。⁴⁴书院倡导经史时务之学，“略仿古人经义、治事分斋之意，月试之以经史大义及当世之务”⁴⁵，每年“馆课奖赏银贰百两”。⁴⁶诸生假期逾期不到、不守院规、考课不佳等皆有可能被开除，所遗名额由学政调补，因随时调补，无缺可补，造成候额生员，即“候傍待补之生”。光绪二十年江标任湖南学政时，因“近来常年住院诸生不及其半，其余或有未经调取而反住院中者”，加意整顿，除重申住院之规外，还规定从光绪二十一年起造册登记诸生请假、常住情形。因书院斋舍有余，允许生徒自备膏火住斋肄业，“许由原调四十四额中诸生，四人出结互保，呈明监院，禀明院长，即准进斋住宿，随同月课，课卷亦送使者覆校，以察学业之真伪。”⁴⁷此外，江标还将“候额待补之生”进行甄别，取录者称为“候补内课生”，分超等、特等，“超等遇有缺出，先行调补，特等仍作候额，以备异日酌调。”⁴⁸则此时，校经书院已经有三类生徒，即原额四十四人，自备膏火肄业生徒以及“候补

42 (清)李扬华撰；邓洪波·刘文莉校点：《国朝石鼓书院志》，第224-228页。

43 (清)张亨嘉等撰；邓洪波·马友斌·蒋紫云校点：《校经书院志略》，第17页。

44 (清)张亨嘉等撰；邓洪波·马友斌·蒋紫云校点：《校经书院志略》，第15-16页。

45 (清)张亨嘉等撰；邓洪波·马友斌·蒋紫云校点：《校经书院志略》，第4页。

46 (清)张亨嘉等撰；邓洪波·马友斌·蒋紫云校点：《校经书院志略》，第14页。

47 (清)张亨嘉等撰；邓洪波·马友斌·蒋紫云校点：《校经书院志略》，第113页。

48 (清)张亨嘉等撰；邓洪波·马友斌·蒋紫云校点：《校经书院志略》，第129-130页。

内课生”。

此外,光绪二十年,江标于校经书院添设加课,面向全省士子,不限资格。“自乙未年起四季加课。课分六学:一经学,一史学,一掌故之学,一舆地之学,一算学,一词章之学。学各四题,或六题。作过半者即作完卷论。能多作,能兼课诸学者更善。惟每学须各誉各卷。”通过官学传递试题及收卷,生童自备课卷应课,奖赏则由学政捐廉,生额不确。⁴⁹光绪二十三年,江标又于校经书院立学会,“学会分列三门,曰算学,曰舆地,曰方言”,“学额每类四十名,报名逾额,即分作前后两班课习。”“学生不论生童及年岁大小,曾经肄业书院及非肄业书院,皆可报名入会学习。”虽名为学会,形式则接近学堂⁵⁰,故而亦采取固定生额制度。

浏阳算学馆,其办学形式介于书院与学堂之间,其限定肄业生徒年龄,“以二十内外至三十零岁为度”,并采用班级制及讲授法等皆为学堂之法。光绪二十二年定规,“则每年甄别时由掌教考取生童三十余人或四十人入馆肄业,为正课。”“其未经考取正课诸生童,择其资禀尤异者,酌取五六十人或七八十人为副课,一体入馆肄业,但须自备火食。”⁵¹光绪二十三年改称额内、额外。⁵²书院月课有奖赏额,“每月逢八,由山长发题,课肄业诸生,别为馆课。限二日交卷,酌奖十名。其一连两课不到者开缺。”⁵³此外,算学馆亦有季课之制,“无论额内外及未录取者,均准赴试。分别等地酌奖,以资鼓励。”⁵⁴书院肄业生徒分为额内、额外,其中膏火额即额内名额,另有月课仅书院肄业生可参加,有奖赏额。书院季课则不限书院肄业生,亦有奖赏。光绪二十二年,岳麓书院改课,官课仍课八股试贴,院长月课改为经、史、掌故、算学、译学五

49 江标.校经书院加课章程.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M],1082.

50 江标.校经书院学会章程.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M],1084-1086.

51 谭嗣同.浏阳算学馆章程.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M],1156.

52 谭嗣同.浏阳算学馆原定章程.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M],1158.

53 谭嗣同.浏阳算学馆增定章程.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M],1159.

54 谭嗣同:《浏阳算学馆原定章程》,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第1158页.

门,“经、史、掌故由院长自行督课,算学别立斋长,译学延请教习。”其中“算学额定五十名,译学额定四十名,均以三年为一班。”⁵⁵光绪二十三年定《岳麓书院新定译学会章程》,“以四十人为限,额内随时补足,额外不得增加一人。”译学会采用课程制、班级制等制,形式已经非常接近于西式学堂。⁵⁶此外,书院生徒名额亦有极为特殊者,如按比例取录者。同治初年,湘乡县东皋书院定规,“生童官课岁奖八次,坐斋馆课月奖一次,均三卷取一,生卷多止十名,不足则□取童卷,统以三十名为率,奖各有差。”浏阳洞溪书院同治初年定规,每月二十三日堂课甄别正、副,“倘生监不满十名之数,总以三分定课,一为正课,一为副课,一为额外,额外不发膏火。童生不满三十名之数,亦以三分平分定课,额外亦不发膏火。三分不均,其多者,推入正、副课内。”⁵⁷湘乡县涟滨书院同治十年,“坐斋生童月课一次,生卷四本取一,童卷六本取一,生童第一名皆奖钱壹千陆百文,二名以下各奖钱壹千文。”⁵⁸亦有以地域划分名额者,如光绪二十二年,岳州府岳阳书院,正课百名名额分给各县,“分定巴陵共取三十一名,平江共取二十四名,临湘共取二十三名,华容共取二十二名,纵或稍有参差,不得过两名,以免偏枯。”⁵⁹

四、余论

通过以上梳理,则可以尝试回答本文开头的问题。陶澍之父陶必铨于乾隆四十八年肄业岳麓书院,“闭户醇精”,即住院肄业,时陶澍“随父读书”,“朝夕在侧”,虽年仅七岁,勉强亦可算作自备膏火肄业者。欧阳厚均嘉庆二十五年

55 (清)王先谦辑;邓洪波·杨代春点校:《岳麓书院记事录存》,第723-724页。

56 岳麓书院新定译学会章程。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M], 1062。

57 《洞溪书院章程》,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第1146页。

58 同治湘乡县志[M] 卷四学校。

59 曹广祺。岳阳慎修书院志。《中国历代书院志》[M], 83-92。

始掌教岳麓书院，凡二十七年，弟子三千余。考岳麓书院生徒额数，乾隆五十年正课增至六十八名，附课增至三十五名，计一百零三名。嘉庆初年增加额数，正课生监六十八名，附课生监七十名，乡试之年，额广正课二十名，附课十名。虽难以确证此时岳麓书院是否已有额外生徒，然仅以正、附课额数而论，弟子三千余不为难事。周玉麟在咸丰八年后先后掌教城南、求忠、岳麓书院，其中掌教岳麓书院在同治七年至光绪元年，时岳麓书院生徒已有正课、附课、额外及自备膏火注册肄业者四类，其中额外之名额尤多，“与弟子藉者数千人”颇为容易。黄兴于光绪十九年入城南书院，光绪二十四年入校经书院，所指应为考取正、附课之类，而此阶段岳麓书院则生徒肄业规模极大，其中光绪十八年取额外三百名，光绪二十二年取额外五百名，二十三年取录额外千名，二十四年取录额外五百名，⁶⁰虽难以确证，但黄兴于此时按照当时士子通常做法参加书院考课谋取一定之膏火亦为常事，则亦可算作书院肄业生。书院肄业规模与书院生徒名额也差别较大，除前所举例岳麓书院“额外”肄业之规模极大之外，如岳州府岳阳书院光绪间，“住斋者恒有百数十人”，其生额则仅六十名，光绪二十年时岳阳书院“生童住院肄业者不下两百名。”⁶¹此类情形较为普遍，故而判定书院肄业规模，生徒名额仅能作为参考。

揆诸此类史实，清代书院“教养相资”之特色鲜明，肄业书院形式多样，若强与西式学堂之制比照，则须住院肄业、享受膏火并参加书院考课等教育活动才能算作书院肄业生，那么不仅诸多书院肄业规模极为有限，很多考课式书院甚至几无书院肄业生。清代时人的书院肄业，所指或为甄别取录额内（正、副课），享受膏火；或考课为官师拔擢为超、特、一等，享受奖赏。由此可见，书院“教”“养”之法与西式学堂之制差异明显，不能简单的等量齐观。

60 (清)余正焕·左辅撰；邓洪波·梁洋·李芳校点：《城南书院志》，第138-139页。

61 曹广祺：《岳阳慎修书院志》，《中国历代书院志》(五)，第83-92页。

【參考文獻】

- 杨布生(1986), 岳麓书院山长考.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陶用舒(2001), 陶澍是否岳麓书院的学生[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东华(2001), 黄兴是否岳麓书院学生[J]. 益阳师专学报.
- 班书阁在(1935),《书院生徒考》, 女师学院期刊[J].
- 杨念群(2011), 儒家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 北京: 三联书店.
- (清)张亨嘉等撰(2012), 邓洪波, 马友斌, 蒋紫云校点. 校经书院志略[M]. 长沙: 岳麓书社.
- (清)李扬华撰(2012), 邓洪波, 刘文莉校点. 国朝石鼓书院志[M]. 长沙: 岳麓书社.
- (清)赵宁纂修(2011), 邓洪波, 谢丰点校. 新修岳麓书院志[M]. 长沙: 岳麓书社.
- 朱廷模(2012), 昭潭书院学约记. 见邓洪波. 湖南书院史稿[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陈宏谋(2016), 岳麓·城南二书院条规. 见王晓天. 新发现〈岳麓·城南二书院条规〉及其价值[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左宗棠(2014), 答周汝光. 左宗棠集[M]第十册, 长沙: 岳麓书社.
- 定书院规条公禀. 文蔚起等修, 刘青藜等纂. 渌江书院志[M]. 卷首, 光绪三年刻本.
- 书院膏火规条. 文蔚起等修, 刘青藜等纂. 渌江书院志[M]. 卷首. 光绪三年刻本.
- 光绪重修龙阳县志[M]. 卷之十二学校·书院.
- 同治芷江县志[M]. 卷十二书院.
- 袁廷极. 敬修书院条规. 邓洪波主编. 中国书院学规集成.
- (清)余正煥, 左辅撰; 邓洪波, 梁洋, 李芳校点. 城南书院志[M].
- 光绪重修龙阳县志[M]. 卷之十二学校·书院.
- (清)萧振声等纂修. 浏东狮山书院志. 中国历代书院志[M].
- 洞溪书院章程. 邓洪波主编. 中国书院学规集成[M].
- 云山书院章程. 邓洪波主编. 中国书院学规集成[M].
- 光绪湘潭县志[M]. 卷七祀典.
- 光绪新宁县志[M]. 卷十五学校志.
- 民国宁乡县志[M]. 之故事编第四书院.
- (清)王先谦辑; 邓洪波, 杨代春点校. 岳麓书院记事录存[M].

肄业城南书院附生宋璞等禀请酌改城南书院课程并严立学规禀批[J]. 湘报(48).

江标. 校经书院加课章程. 邓洪波主编. 中国书院学规集成[M].

江标. 校经书院学会章程. 邓洪波主编. 中国书院学规集成[M].

谭嗣同. 浏阳算学馆章程. 邓洪波主编. 中国书院学规集成[M].

谭嗣同. 浏阳算学馆原定章程. 邓洪波主编. 中国书院学规集成[M].

谭嗣同. 浏阳算学馆增定章程. 邓洪波主编. 中国书院学规集成[M].

岳麓书院新定译学会章程. 邓洪波主编. 中国书院学规集成[M].

同治湘乡县志[M] 卷四学校.

曹广祺. 岳阳慎修书院志. 中国历代书院志[M].

Abstract

The student quota system of academy and its changes in Qing dynasty Centering on Hunan

Liu Mi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academy followed the Ming Dynasty's lecture style, limited to the houses of the academies. The students of the academies were small and relatively stable, and there was no quota system for studen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academy allowances and rewards, the academy began to have the number of allowances and awards. The system of allowances and rewards is combined with the resident student, co-created a fixed number of students in the academy. In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examination system gradually became the dominant system of the academy. The quota system included a fixed number of students, the number of allowances and normal awards. The "extra" system has become popular, The system of allowances and reward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each test and the number of special awards began to appea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system of allowances and reward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each test and the number of special awards began to become popular. The scale of the "extra" system kept growing. At the same time, At the same time, the emergence of new types of academies

* Postdoctoral Fellow, School of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lso led to new changes in the academy student quota system. Hunan province is an important reg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es in the Qing dynasty. Taking Hunan province as the center to clarify the student quota system of academie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chang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nswering questions such as what is the academy learning experience, how to determine academy students, how to determine the size of academy students.

Key word : Quota System Tuition Amount Reward Amount for Regular Classes
Reward Amount for Special Courses Reward Amount for Regular
Classes

논문 투고일: 2022. 10. 19 심사 완료일: 2022. 12. 02 게재 확정일: 2022. 12. 16